

雪米莉 著

40 街

「街」字系列 ● 香江警匪大搏杀之



贵州人民出版社

之殺博匪警江香

怡和街

雪米莉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阳志生

封面设计 曾一琳

怡和街

雪米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四川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5 180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221-02694-7/I·314

定价: 4.90元

序 篇 遇险浅水湾

港岛浅水湾海滩，是夏令第一好去处。

这海湾在寿臣山东南，宽阔平整的沙滩犹如一弯金月落在山脚下。碧蓝的海水和青葱的林木拥抱着她，她便在这拥抱中显得额外恬静、温柔。

伍浩东挟着一具白色的帆板在海滩上走，引得那些太太小姐们的目光宛如鱼儿贪恋香饵般地将他追逐。

南中国海的慷慨的阳光赐给了他一副钢铁的容颜，随着他跨出的每一个坚实的步伐，他浑身的每束肌群都孔武有力地扭动，使得他那身裸露的体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噢，勇敢的罗马角斗士，你这副雄赳赳的样子，是要和谁角斗呀？”

蘑菇伞下一位太太半撑着身体坐起来，这种姿势，使得她那丰满的双乳极富诱惑力地耸鼓成两个不安份的大水母。

伍浩东微微颌首，“是的，太太，我要和它决斗，我的老对手。”

伍浩东指着大海。他向着大海走去，并未在那蘑菇伞下驻足。

“哎，哎，靓仔，你这船能带上我吧？我和你一起去滑

浪呀。”

沙滩上突然升起一条修长的玉腿，那是埋在沙里进行沙浴的一位少女伸出来的。她把俏丽的面庞歪斜着，热辣辣的目光紧紧盯在伍浩东的脸上，毫不掩饰如火的爱意。

浩东在拦在面前的那条玉腿上轻轻拍了一下，挤挤眼抛下一句玩笑话来应对：“唔，对不起，小姐。我这艘小船可载不起美人鱼呀……”

浩东轻捷地从这条玉腿旁跨了过去，径直迎着海浪走去。

浩东是个弄潮好手，三岁时就在爹地花园洋房旁的游泳池里像只小狗似的从这一头扒水到那一头了。十六岁的时候横渡维多利亚港，从尖沙咀码头下海，往中环码头游。妈咪在游艇上急得又跺脚又抹泪，他就是不上船，硬是游到了中环。

在海滨的浅水湾里戏水，对于浩东来说已经太不过瘾。这两年，他迷上了帆板。那流线型的板身宛如太空梭，当帆翼张开，鼓满海风的时候，帆板就会载着他像箭一般地冲向浪尖。那一刻，他会觉得整个人生都腾飞起来，奔向了一个遥远的未来。

英气勃勃的伍浩东自然未能逃出徐雅美小姐的富士望远镜。她躺坐在海滩椅上慵懒地打盹，一柄红白相间的蘑菇伞半遮着她的脸，那只精巧的望远镜就隐在伞下。

徐雅美小姐也算得一个猎手，整个周末她就这样泡在沙滩上，想要猎取一个可心的俊男。更衣室、淋浴间、帐篷租赁点、烧烤炉、冷饮摊……所有的地方都无一例外地在她的望远镜中接受审视。

她本来已有些失望了，海滩上出现的这些男人们竟没有一个能让她怦然心动。那都是些二三流的货色，称不上高档品。有的男人壮则壮点，然而壮得粗野，像是葵涌码头上的搬运伙。有的男人美则美矣，但又失之孱弱，举手投足间竟带着女人气。伍浩东的出现使得徐雅美神情为之一爽，她在望远镜里欣赏了一番这个男人宽阔的胸大肌和倒三角形的腰背，然后又被这个男人的相貌吸引住了。

这张男人的面孔足以令人过目不忘。也许那双微凹的眼睛算不得大，但是高耸的眉骨、坚挺的鼻梁，宽直的下颌都带着刀砍斧削的力度，那棱角分明的嘴唇更令徐雅美生出心驰神往的眩晕。

于是，徐雅美从海滩椅上坐起来，径直向伍浩东走去。虽然伍浩东并无猎艳之心，但是也禁不住被这迎上来的女人吸引了目光。这女人生了一副地中海型的女人身材，宽肩细腰，丰臀下是两条格外撩人的长腿。她这副身架已是十足的名模风度了，再加上她又双足一线地走着模特儿步态，真让人以为这是哪个时装公司的女模在海滩上展示她们那灿烂的比基尼式泳衣了。

伍浩东微微愣了愣神，待发觉自己有些失态，立刻向那女郎颌首一笑，旋即阔步而去。

徐雅美并不说话，只款款地随在他的身后，似有默契一般。

伍浩东下了海，收拾好帆板，双脚一踏，便似跨上了骏马，洒洒脱脱地驰向前去。

此时，他再回身，才发现那女郎也随他一起扑进了浪里。海浪时起时伏，那女郎便时而隐下，时而跃出，身手矫健得

宛如一只敏捷的海豚。

伍浩东觉出有趣了，他略微张满些帆，那帆板就快了些。回首再看那女郎，依旧紧追不舍，一颗美丽的头浮在水上，让海浪在颈间激起许多浪花，犹如白色的花环。

帆板离海滩愈远，海风愈大，伍浩东终于箭一般飞向前去。他回身向后看，那女郎渐渐远了，消失在一片融金碎银的亮点里。

伍浩东心里居然有些怅惘。

坂本和子是初次到香港来。

在日本的时候，和子常听爷爷讲中国，讲香港，于是在她的记忆里便从小就想象出一块神秘的地方。关于中国，关于香港图片和资料她看了很多，父亲从香港的来信使她对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感同身受。

在神户大学，和子主修的是国际经济，然而她格外留意的是东南亚经济，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她的中文书面语和口语极佳，父亲的坂本贸易株式会社就设在香港，从她踏进神户大学校门那天起，父亲就明确地告诉她：毕业以后到香港来，坂本家族的事业，今后就要交给你了。

此刻，她倚着游艇的栏杆，眺望着港岛的山光水色。寿臣山的林木和熨波洲，南丫岛都恍然如梦，让她想起了神户的內海。有海轮从东博寮海峡驶出，那景象也颇类大阪湾和纪伊水道的情形。

美枝子望望正在出神的女儿，爱怜地抚着她的头发问：“和子，累了吧，到舱里去坐坐。”

和子晃晃头说：“不累。好，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天后公园。”

“天后是怎么回事？”

美枝子讲不上来了。

“改天问你父亲，你父亲什么都知道。”

和子于是遗憾地叹了口气。

坂本纠夫本来定下今天陪女儿和妻子一起坐游艇观海景的，清晨临时变更了计划，去弥敦道的金域假日酒店会见大马来的一位客商了。陪爱女游玩固然有趣，但是马来西亚的一大笔生意更让人挂心。

这里是深海，浅水湾海滩上的人群只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小黑点。没有人游到这里来，只有一群群白色的鸥鸟绕着游船飞来飞去，发出欢快的叫声。

不远处，有一个白色的帆板在波峰浪谷间冲荡疾飞。帆板手在风浪里展示着他那强健的肌体，他整个人犹如一尊铜像，而帆板就像是载着这铜像飞翔盘旋的白色的大鸟。

和子觉得这景色十分宜人，就让轮机手关了机器，一任小小的游艇随波摇荡。

那勇敢的帆板手又折回来了，巨大的海浪似乎要铺天盖地地将他砸下去，他却跃上了浪的脊背，悠然自得地驾驭着海浪。

和子被迷住了，她情不自禁地向那勇士挥了挥手。

浪尖上的他送来一个微笑。

和子竟久久地沉醉其中，目送着那帆板驰去。

“呀，和子！——”

耳边忽然传来母亲惊慌失措的喊声。

坂本和子回转身，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艘货轮

不知何时驶了过来，此时正以可怕的高速从侧前方扑压而下。那高耸的船头犹如怪兽的脑袋，狰狞地挺在最前面。

“快，开船，开船呐——”

和子朝着轮机手嚷。

她只看到轮机室玻璃窗里有一张惶恐的脸在晃，旋即便是一声巨响，仿佛外来的星辰撞动了大地，和子腾空而起，被抛进了波涛里。

等和子从海浪里探出头时，她才发现，游艇不见了。方寸的这片海上只有一排排涌动不已的波浪，仿佛那游艇压根儿就不曾存在似的。

而那艘货轮正若无其事地高速而去，留下一个搅着水花的屁股，昭示着这一切并非梦魔。

和子心里一阵阵发凉，她凄然地对着一排排海浪喊道：

“妈妈，妈——，你在哪里？你在哪？……”

“和，和子——”

美枝子就在她身后的波涛里挣扎，手里居然抱着一块残破的船板。

坂本和子奋力向母亲游去，母亲终于抓住了女儿的胳膊，她半伏在女儿的背上，喘着气。

海面上却看不到那轮机手的影子，想来大概是方才困在舱室里，没有来得及逃出吧。

和子定了定神，估量了一番眼下的情势。

这里的海面离浅水湾海滩不远但也并不近，海滩上的人影似乎有些忙乱，可能安全观察站已发现这里出事了。然而，即使他们立刻赶来营救，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美枝子却已经开始喝水了。

在抓住女儿胳膊的一瞬间，她丢掉了那块船板。

她完全不会游水，她这样拖着和子，变得愈来愈沉重，和子也只能勉强露出脑袋，在汹涌的海浪里偷空换一口气。

“救，救人呐……”

和子的呼唤在涛声里显得异常微弱，和子几乎绝望了。

忽然，她看到了一只白色的大鸟，正急切地掠过海面，向她飞来——这是那只帆板！

“不要慌张，请抓住它。”

那帆板手驶过来，俯下身对美枝子说。

男子那浑厚的胸音使得和子重新得到了力量和自信，她帮助母亲扶住了帆板的尾部。

帆板倾斜了一下，后尾半浸在水里，美枝子刚好能从水里探出头。

帆板缓缓地前进了。

“你呢，小姐？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帆板手笑望着水中的坂本和子。他这样一笑，就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在古铜色的脸膛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灿烂。

“谢谢，您能救助我的母亲，我已感激不尽了。这段距离，我能对付。”

和子解脱了母亲的重负，游得十分轻快。

他们已经到了浅海浴场，救生摩托艇才驶到跟前。

海滩上的人们早已蜂拥涌涌，要来看救人的英雄和被救人的情形。美枝子被两个救生员扶上沙滩，坂本和子的胳膊则被那帆板手搀扶着。她双脚刚刚触地，照像机的镜头便对准了他俩。

“咔嚓，咔嚓”的拍片声里，夹杂着东一句，西一句的提问。

“小姐，请问，您是怎么遇险的？”

“请问，救人的这位先生，您的尊姓大名？”

“先生，您在哪里做事呀？”

和子担心着母亲的身体，她挤出人群去寻找母亲。等她拉住母亲，回身再看那帆板手时，却发现那人已不见了踪影。

“唉，那位——”

坂本和子十分遗憾地叹了口气，方才是那位先生把她和母亲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的，而她却未能知道他的姓名。

和子茫然地望望喧闹的人群，又望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不禁坠入了遐想之中。

方才，那位英俊的男子从天而降，真像是一位天使呢。

我的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天使，你在哪里？”

目 录

序 篇	遇险浅水湾.....	(1)
第一章	香巢夜销魂.....	(1)
第二章	中环初交手.....	(25)
第三章	荔园绑架案.....	(54)
第四章	巧设掉包计.....	(82)
第五章	幽会洪圣街.....	(114)
第六章	妩媚女尤物.....	(135)
第七章	荒岛仇报仇.....	(167)
第八章	两帮大拼杀.....	(205)
第九章	血染灵堂幡.....	(225)
第十章	相逢泯恩仇.....	(260)
尾 声	比翼凤双飞.....	(287)

第一章 香巢夜销魂

座落在利源东街的瑞龙大厦当年颇有些气魄，如今显得有些灰气了。暗褐色的水泥外墙自然无法与新型大厦的玻璃幕墙相比，高度也比雨后春笋般生出的新大厦矮了一大截。一楼商场的铺面显得采光不足，装饰早已过时，虽几经翻修，也掩不住那“旧”和“老”了。

做为瑞龙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伍瑞龙从来也不服那“老”字。他还不到六十岁，从去年起，他每日到公司上班都不穿西装不打领结了，他只随天气变化换穿厚薄不同的阿迪达斯运动衣。这一来，从身后看他还真有几分像年轻仔，可惜从前边看，肚皮太圆太鼓了一些。

清晨，他总是第一个到写字楼来。今日一进门就问秘书，“浩东呢？”

“还没到。”

“他一到，就让他到我的写字间。”

“好嘢。”

秘书应道。只

秘书没敢问，少爷昨晚又没回家么？这个伍浩东，老是惹他老窦（父亲）生气。兴许昨天晚上去卡巴莱夜总会，或是去玩雀牌，去会女友玩通宵“派对”，竟或至于去凤楼宿花眠柳亦未可知哩。

伍浩东是准点到写字楼来的。和父亲比起来，这个做儿子的倒显得老成，笔挺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伍浩东一进公司，正遇上财务部的董小姐。阿董把个红唇爆开，秋波流慧，娇滴滴叫一声，“哇，英雄！……”

浩东摸不着头脑，只嘿嘿应对了一下，便上了电梯。

电梯里的几个职员，也都冲他“啐，英雄”了一番，才各自归了各自的楼层。浩东便猜，莫非是指的浅水湾救人的事？可是，他当下便走脱了，没有留下名姓呀。

及至到了业务部，副经理赵永康又冲他大“啐”，并把竖起的拇指伸到他鼻子前晃了又晃。浩东抓了他的手，啐道：“阿康，你起什么哄！什么英雄不英雄的？”

“啐，你还要装无名英雄啊？那就不要让人拍照片啦。你睇睇，你的照片都上了报纸啦。”

阿康顺手把一张《明报》拿给伍浩东看。

果然，第五版上赫然登着他的一幅大照片。严格地说，那是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他赤裸着胸膛，笑盈盈地挽着一位水淋淋的俏姑娘。

照片附注的报道如下：

“昨日午后四时，浅水湾近海发生一起意外事件。一艘货轮在航行中撞沉一艘小型游艇，游艇上一男二女全部落海。二位女士被一名帆板手救起，这位帆板手救人之后，未留姓名而去，只被人当场

拍了照片，可谓无名英雄。

“据悉，被救起的女士，一位是坂本贸易株式会社董事长坂本纠夫先生的夫人美枝子，另一位是他们的独生女坂本和子。肇事货轮及肇事原因，警方正在调查中……”

阿康拍着照片说：“东哥，这照片是你吧，我没有认错？”

浩东默认地点点头。

“哗，东哥，你好艳福，这么靓的妞让你在水里搂抱起来。要是能让我搂一搂，淹死也认了。”

浩东嘴里“去”了一声，心里却不由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个少女，确实靓得让人心跳。

阿康又在一边贫嘴：“喂，东哥，坂本纠夫在香港可是个大家伙，他的千金抱着沉不沉？人家都说，日本女人小巧玲珑哩！”

这句话，可把浩东逗笑了。不知为什么，他的眼前总是浮现起和子那秀长的眉眼，这姑娘水淋淋地走上岸时，还真像条美人鱼哩。

浩东正痴痴地犯傻发愣，电话铃响起来，原来是爹地的秘书打来，要他立刻到爹地那儿去。

“爹地，你找我？什么事。”浩东进了伍瑞龙的写字间，见他板着脸，便陪着小心。

“你，昨晚在哪里？我，到处找不到你！”

浩东舒口气，答道：“昨晚在华尔登健身房，和阿威一起练身。弄得晚了，就和他一起去他家歇了。爹地可以打电

话去问。”

伍瑞龙脸上露出满意之色，“练身好嘛，在港岛这个擂台上拼杀，要有好身体。”

伍瑞龙用手指弹敲着写字台上的报纸，问：“在浅水湾逞英雄的，是你吧？”

浩东谦道：“爹地，其实，那都是碰巧赶上的事。”

浩东原以为父亲在夸奖自己，不料伍瑞龙勃然作色道：“多管闲事！鬼子掉海里就掉好啦，死一个，少一个，你凑什么热闹？”

浩东欲要自辩，张张嘴，却没说出话。他知道父亲平时就最讨厌日本人，讨厌日本货，张嘴闭嘴的都把日本人叫“鬼子”。在伍浩东看来，父亲这一辈人的情绪实在太偏激。

知子莫若父，伍浩东虽然没有说话，伍瑞龙却看出了儿子的神色，于是又重重地加上一句：“救小鬼子就是多事，救坂本家的鬼子尤其多事！”

伍瑞龙说这话已是声色俱厉，一派紫红从脸颊胀到双耳。

伍浩东低眉敛目，啾啾称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老头子发作一番之后，似乎舒畅了些，口气也缓和下来，说道：“阿东，我急着找你，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今晚你和我去拜望一个老伯，在他那里吃晚饭。”

浩东道：“唔，又是应付饭局。”

伍瑞龙认真地扯了扯儿子的领带说：“可不只是应付饭局喽。这个老伯是南丰银行的总经理，你清楚，我们正在筹建瑞龙中心，他正考虑给我们大笔贷款的事。他有一个女

儿，还未成婚，年龄和你差不多。”

浩东明白了。

“爹地，你是不是说，我必须娶那个姑娘？”

“我是说，我们必须得到那笔贷款。”

伍瑞龙的口气是斩钉截铁的。

伍浩东紧紧地咬咬嘴唇。他暗暗祷告：我的上帝，那位银行老总的千金小姐的嘴脸可不要生得太“困难”了啊！

黄昏出客时，任瑞龙也换下了那身阿迪达斯运动服，用挺括的西装裹紧了身子，犹如披上了一层坚硬的铠甲。

浩东和父亲一起坐进了新置的福特汽车公司的“维多利亚皇冠”牌豪华轿车。那宽大的车体使得伍瑞龙在坐下时颇惬意地摇了摇身子，后座上的浩东立刻感到了大地在震荡，这使得他片刻也不敢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南丰银行总经理徐南丰的府邸位于半山区的半山坚道，是一幢欧式的花园洋房。这里是高级住宅区，各式洋房皆环山而建，林木扶疏，花草掩映。

“维多利亚皇冠”豪华轿车进了院子，徐南丰早迎在阶前了。徐南丰身材瘦长，头发花白，穿着中式长衫，摇一柄羽扇在手中的装饰，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伍瑞龙从车里钻出来，与徐南丰寒暄着握手，指指身后的伍浩东道：“这是我的犬子，伍浩东。”

徐南丰听了，一双眼定定地望着浩东看。伍浩东并不回避，做着气宇轩昂状。那样子分明在表示，自己并非犬，而大有狮虎之气。

徐南丰满意地点点头，拉住伍浩东的手道：“伍公子，